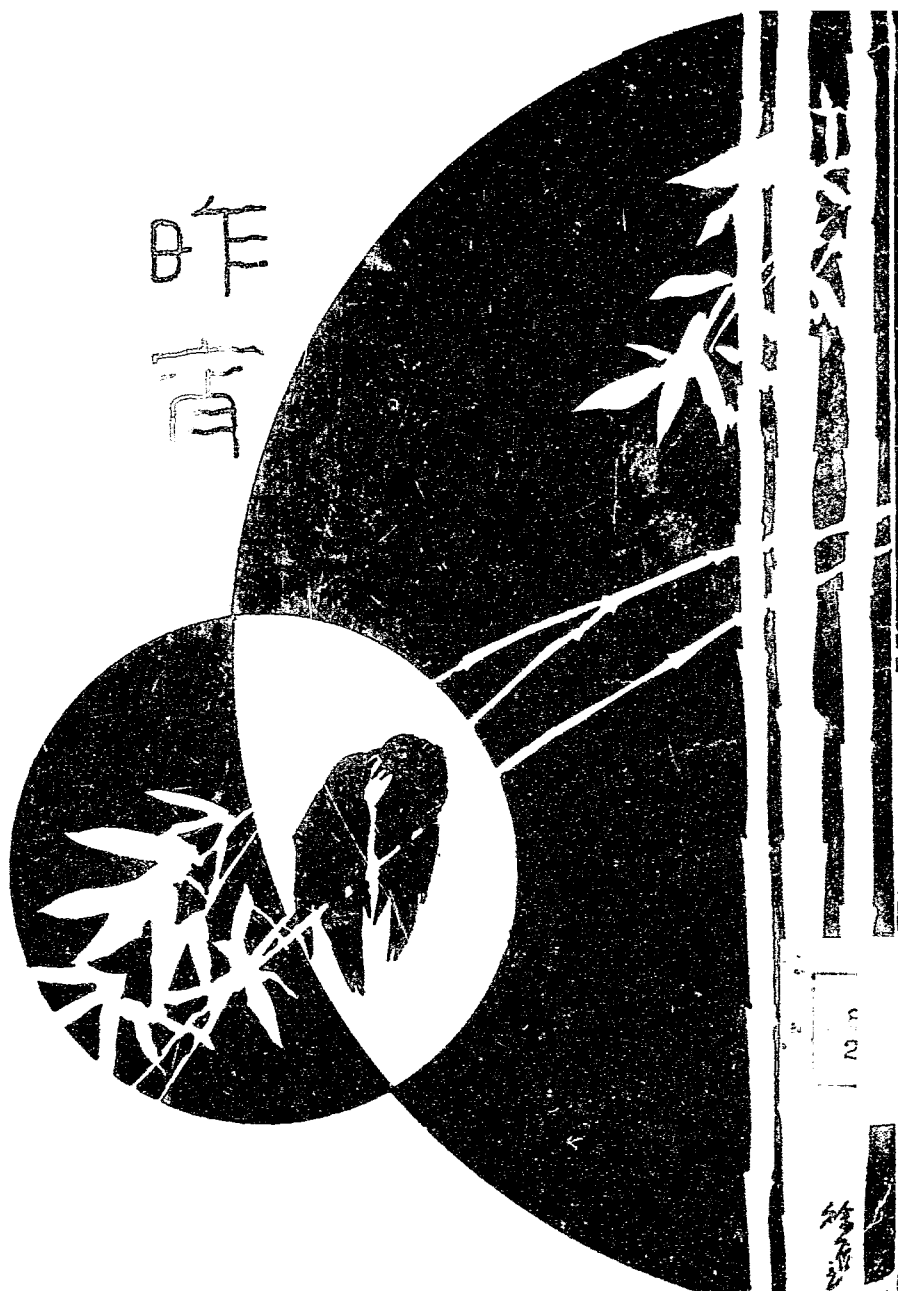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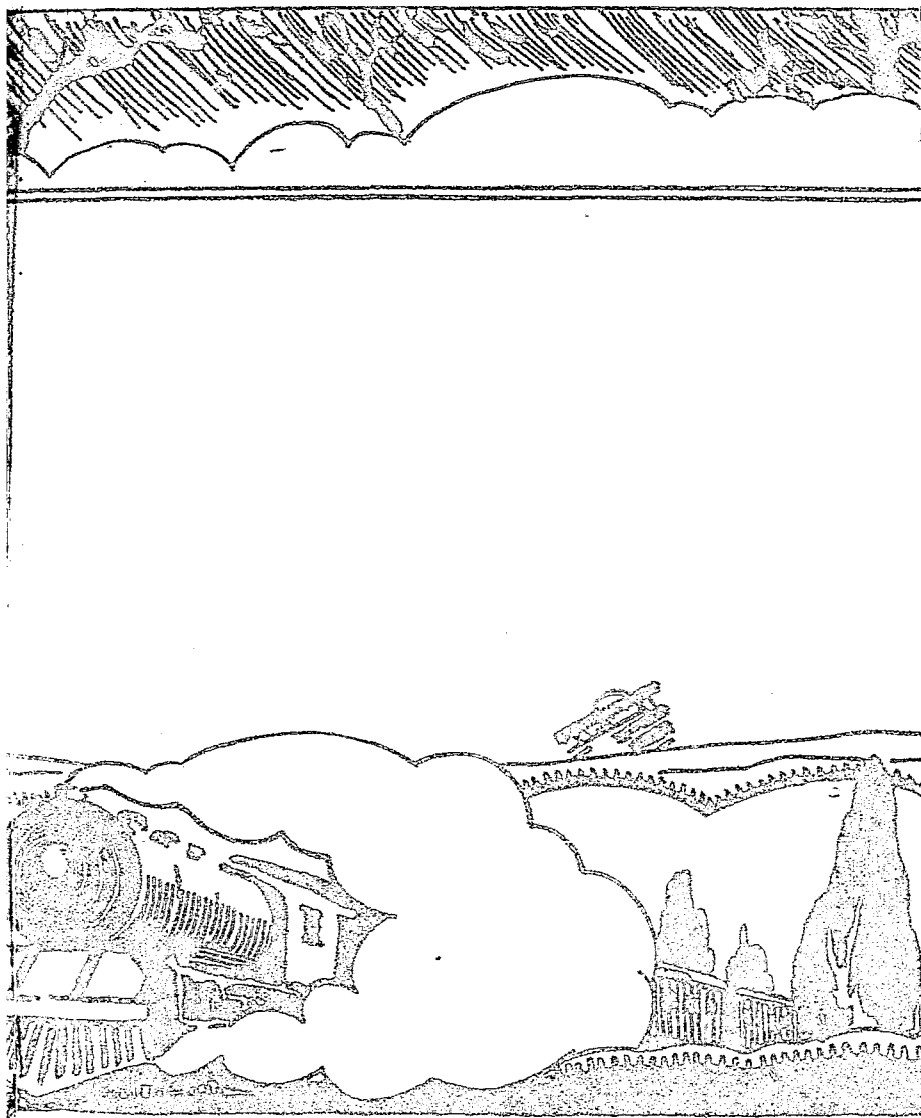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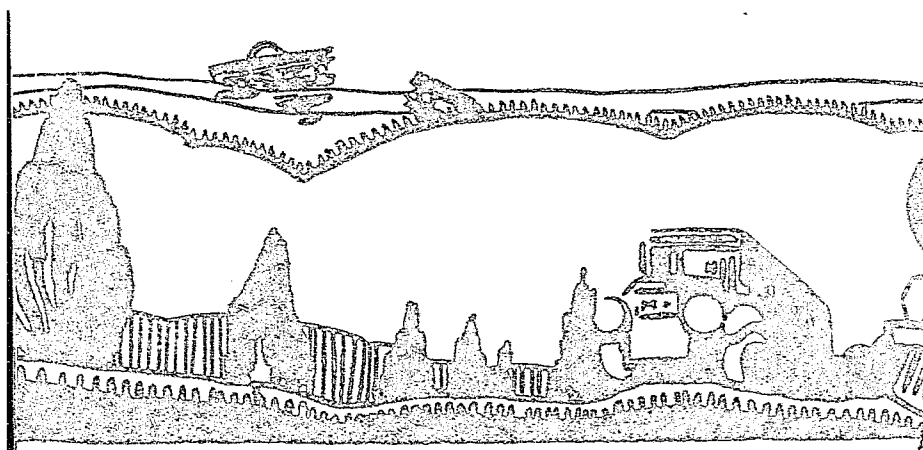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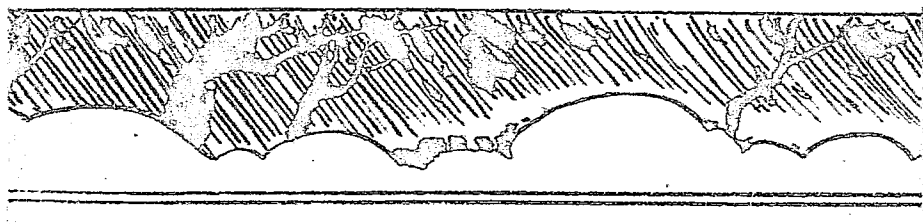


昨宵







848
253

宵 昨

作 萍 枯

1980

海 上
局 書 東 大
行 印



3 0526 7259 3

此書敬獻於亡妻愷子之靈

05123

寫在卷端

因為找不到比較適當的名稱，就以昨宵的篇名，來名我的這本小小的集子。

在這裏所收集的，都是我在過去三四年間隨筆寫成的一部份詩歌及散文。自然，因為既非文藝家，又沒有想出集子的意思，其所以也時時執筆爲此者，還大半是爲的自己開心，而且，一部份的這類的稿件，也於去年五月間，不知道散落到何處去了！所以，現在收在這裏的，充其量，也不過是這麼的寥寥幾篇。

然而，昨宵的事情，只令自己享受，自己玩味，而且聽

其自生自死，我又何必要把這些集在這裏；在人世間留下一點痕跡呢？……

我欲無言。我將默着走向我的墳墓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編後。

次

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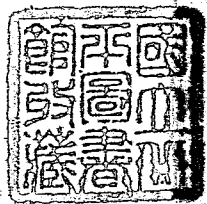
歸途		七
無題		五
願		九
夜哭		七
昨宵		三
新墳		七
死		五
血		三
中秋		元
廬山九上		三
給		九
不如歸去		五
鄉愁		一

昨宵

鄉愁

已經是舊曆新年的年底了，同學們都於寒假放後接續的跑回家去；在偌大的一間宿舍裏，就只有我和V兩人。

V是貴州人，回家去是很感困難的；我雖則生在南方交通利便的K省，但到家也須十天的路程。而且，我和他都是窮酸氣十足，自然是非得金錢的特別恩遇不得回家一次的。他鄉作客，每當歲時云暮，羈旅蕭條，遊子心腸，千般難遣，這大約也是人之常情，正不獨我爲然的吧。



在異鄉中漂泊已將滿三年，雖然美其名爲求學，而且也和我所熟識的一些同學們一樣，曾經不斷的努力求知；然而，可憐的很，到了現在，我也還是無論什麼都覺不大瞭然的。只有這種不可避免的愁思，這愁思，是使我日復一日的沉湎，年復一年的深切！

當這時候，我又何能不慨然有感於我心。

我還得想起十幾天前，正當考試完畢的時候，我方病着，同鄉C君到我的臥室中看我，和我談了許多閒天，可憐當他告訴我將於明天一早渡江趁船回去時，我因而想起：我又不得不南浦送行，客中執別，長送人歸，未得身自歸去，我的心是覺得多麼淒涼呵！

「病中送客難爲別，

貧覺家山不易歸！

懷鄉之心，人豈特今日爲然呢！

故鄉是在具有南方溫暖氣候的嶺南，這時候的陌上梅花，想已透漏春光消息了；而在這裏，卻只有使我愁寂和荒涼。

我也和一般人一樣，有着疼愛我的母親；父親呢，是已經辭世多年了！也惟因爲父親的早死，和我的天涯流浪，歲暮不歸，我想：這時候的我的母親，或許正在爲我灑着傷心之淚吧！我知道，因爲我實無可以安慰我母親！

我所需要的慰安，我所渴望的溫情，這些，這些是全都不是在這兒所能得到的。

但我又爲什麼要長年飄流在此，長年飄流在此呢？若以

問 V 君，我知道他也當報我以一副愁寂的慘然的臉。

不如歸去

柔媚的春光，已隨東皇歸去而不留；我耳邊的杜宇啼聲，儘在叫出離人眼中的淚血。我坐聽着這哀婉而悽切的幽渺之音，我的心兒呀，我的心兒不住地又起無邊之感了！呵！不如歸去……

天涯淪落的我這浪人，已把絢爛可羨的青春，在異地中消磨殆盡！自從那回的寒梅開後，以到如今，我對於別具溫情的故鄉，又空勞三年的望眼了！

我曾在黃昏的斜日西陲，天際還殘留着幾縷桃色的雲彩

尚未褪盡，我獨自走上那黃鶴樓頭，悵望着的數千里外的故鄉；但是，我的故鄉呢——我又那裏知道故鄉何處！

是在那黝黑的夜氣沉沉，週遭和死一樣的寂靜，我又會立在那蛇山頂上，遙望着遠遠的，遠遠的一顆星光自在出神。我知道在那閃爍的星光之下，便是我的故鄉的所在了；但我又何曾一窺見她的輕盈的影子！

唔唔，就在這三年以來，我浪迹於舊楚城中，我正不知道望故鄉而愁生幾許呢！

現實的社會，原只不過是人類掠奪的舞臺！什麼是人類的互助同情，這簡直是一些騙人的口號而已！我每想起年來所受的一切社會的欺凌，我便想跑回我的和藹的故鄉，

不再希求人世上一切無謂的名譽矜榮，一心待死！

我也曾想起這異地飄零，長使我高年慈母倚閭延佇；更有我那心愛的人兒，那人兒，她爲我而把青年辜負了！我便會屢動了歸心，我的心旌搖搖，不禁懷故鄉而愴然思返！

然而，現在呢，我依舊是天涯淪落；我依舊是在這寒烟古城；我又依舊是在這紅英落盡，春色將闌的時候，聽着那杜宇啼聲而生天涯之感！我之如此，我之如此——呵，一切又都成爲夢想了！……

人生如過眼烟雲，頃刻便將消盡。計自我北來而後，曾幾何時，我已滿堆着憔悴的容光，細檢春痕，已經如輕煙

般在我的臉上消逝了！

生的可戀，是因為青春的存留，如果已失了青春，則生不如死！但我又爲什麼竟可以死呢！我還有我高年慈母，依舊健存；我還有我室中愛妻，依舊是青春年少，我是不可以死！我是不可以死……然而我呀，這有家歸不得的人，我又何能不隨着那十年冤魄化成的鳴禽，長逐悲風啼血於遠林而至於死了呢！

唉！不如歸去……

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八日於武昌。

給

幽谷裏，幽谷裏何處來的琴聲，
一聲聲帶着無限的溫情；
縱使你是在思慕你那遠隔河山的情侶，
可我呀，而今已是箇天涯的淪落之身！

姑娘呀，你遠在故鄉的年輕的姑娘！
我祇有這一片心聲——
一片心聲在感謝你對我的垂憐，
在感謝你給與我的同情的哀憫！

命運已決定我永遠地飄零，飄零……

飄零在這四顧懸崖的絕境！

柔媚的故鄉除非是在夢裏再臨，

年輕的姑娘喲，我們也祇能在夢中親近！

我們也祇能在夢中親近，

已再沒有，沒有歡會的良辰！

我不能爲主宰着你的命運的使神，

願把枯乾的雙淚，把雙淚灑向無人的荒徑！

幽谷裏，幽谷裏何處來的琴聲，

宵

昨

一聲聲喚起了我的無限的愁情。

縱使你是在思慕你那遠隔河山的情侶，
可我呀，而今已是箇天涯的淪落之身！

給

廬山丸上

一九二五年的冬天，我謝絕幾位送行的朋友，獨自走下了名叫廬山丸的這輪船。

十一月十一日

空際間佈滿着一層漠漠的寒雲，還不時飄下迷濛的細雨。我立在船上已經多時了，而下船的搭客卻還是十分的寥寥。

船將於夜半開行，這時候海關的夫自鳴鐘的指針方才指

着六點，算來常還覺得早點吧；然而，既下了船，也就該到揀找艙位的時候了。

我喜歡睡在甲板上。在甲板上可以看見偉麗的落日，晝間飛翔的海鷗，寒夜的月光，遠處的燈塔，以及無邊的天海的渺茫……

我於是在甲板上找定一塊爲雨所不能及的處所。我把攜帶的蘆席鋪了開來，困乏地躺在上面昏睡着。

十一月十二日

水手們不知注洗什麼的尖銳的聲音，使我忽然驚醒。我覺得前額上被着和暖的日光。這使我知道今天的天色，已

經豁然晴朗了。

我睜開睡眠，顧視着我的左右。在我的左右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，竟來了幾箇不面善的人。從他們的聲音和狀貌辨來，我想該是一些異鄉的歸客吧？我還得瞥見他們的眉宇之間，都是溢着一種滿含希望的喜色的。

我因而想起：長笛一聲，現在又不知把我帶到何處？我終於便從蘆席上坐將起來，悵然南望着我的故鄉。

午餐後我徐步船頭，遊蕩着便又吟出下面的這首詩來——

碧海靚青天，

目斷行雲一線。

故鄉呀，海天無際間的故鄉呀！

我又和你長別了！

十一月十三日

從昨天到現在，我的心總不能有一刻的安寧。
我現在也不必多費一番工夫了，就把早間寫給妻的一封信
未完的信記了下來，充作今天的日記吧。

親愛的燈子。

我和你兩人之間的距離，已是漸行漸遠了！
想起了兩月前頭，我才因媽媽之死而歸來，到了現

在，我又漂泊在這大海裏——親愛的！想來你這時候也當感得愁寂吧！自我走後，到今天，我的心更是一種的淒涼。

我到這時候實不能不有所悔悟，我爲什麼不等媽媽終喪之日然後北行呢？

才相聚，旋又和你相別，親愛的！你雖能諒我，但我其將何以慰你的愁懷！

.....

海上沒有風，也沒有濤濤，這於我到是十分安適的。

十一月十四日

因爲心緒的淒迷，兩三天來，我再無心欣賞海上的景色

。計算船當可於一點鐘後抵滬，我雖欲欣賞海上的景色，則現在又已不可復得了！

我把行李折疊好了之後，擡頭看時，黃浦江上的偉麗的建築物，已經近在我眼前。

我把行李移近船欄的那面，也準備着和一些異鄉的歸客同走上船去；但我的心，卻仍是感得日來的愁寂！

預計今天的晚上，我當又在江上漂泊了！就此，我總算又完結了我的一段海程。

中秋

昨

皓月懸長空，夜色涼如水，一種風光猶昔，依舊又是中秋；然而，人呢？可憐的愷子已經辭世兩月有餘了！

母親若有所思地坐在中庭；我立在庭前的一棵桂樹之下不斷地舉頭望月。四邊沉寂着，只不時由庭樹間傳出一些兒微風吹落了枯葉的蕭瑟之聲。不知道怎樣的，我這時候的一種淒涼情緒，便加倍的覺得淒涼了！

在家裏度着中秋節的事，近五年來，這是第二次。去年今晚，我因為那慈祥的，和藹的嫡母的病亡，從數千里外的W城跑了回來，所以還得住在家裏。那時候的我倆心情

宵

，雖不免因爲我嫡母之死而籠罩着一重黯淡的悲哀，然而，就在這一晚上，我倆浴着月光，當夜闌人靜，攜手徐步庭前，細話各人的衷心，又是多麼值得追憶的，甜寧的，歡愉的一幕呵！曾不一年，而死生路異，這恐怕是誰也要認爲最可哀的事！

人世是這麼淒涼，那麼死者豈不就是得了無上的幸福者麼？然而，我不能，我不能用此以作無聊的慰解！尤其是今晚，我不能不想起去年今晚的事，我於是觸景傷情，不期而對着涼月垂淚了！

去年今晚，一樣月明，一樣是這如銀的夜色，我和妻陪伴着母親閒坐庭前，聽過了更樓鼓報三更之後，母親獨自睡去了，我還記得，那時候我是曾經對妻這樣說着的：「

愷！就在這樣風清月朗的良宵，我倆是只有一次在家裏度這中秋佳節呢！」妻依舊是默默無言，只有慘然的對我一笑。此情雖自成追憶，卻還是很鮮明的留在我眼前。初不料這句傷感之言，竟會成爲我倆今生的讖語！每當夜窗人靜，明月常照，哀感之情，不用到了今晚，也就會深深地沁到我的心底來的。

我沉浸在悲哀的海裏，再無心思於睡眠；而且，事實上自從妻死之後，我竟接連患了兩箇多月的失眠的症候，這症候，一直到現在也還是連續着的，那麼今晚是更不能睡着了！

千古傷心，共此明月！然而所謂人生是這樣的變幻無常，又那裏知道明年今日，我之還能活着在這悲涼的人世與

否？這或許也就是我之所以要深味這悲哀的緣故吧！

夜色漸漸的深沉，我的心，也漸漸的淒冷下去。正當月影移上東牆的時候，我忽而回頭望着我的母親；就在這一瞬间，她的消瘦的慈顏上，不分明也浮現着無限的悲哀麼？這悲哀，而且是很顯然的指示着我說：

風景依舊，人事已非，愷子喲！你已不及看見今晚的月色了……

唉唉，中秋！不堪觸目的中秋！

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。

血

昨晚臨睡時我咯出了幾口鮮血。

然而，我愛這美麗的腥紅的鮮血，這從我口中咯了出來的鮮血！我並不憂懼，雖然表面上似有好些人在爲我擔心

我委實不能無所懷疑，有些人在表面上雖似在爲我擔心，而他們又好像怕和我接近，難道我竟真的患了不治之症麼？……

但我不憂懼，我的心很平安。

醫生剛才來，他並沒有說明我的症候，便沉着臉走出房

裏去了。難道是爲的怕使我傷心，所以默着不說麼？……

這到也有點是真，我想。

我又咯出了幾口鮮血。

但我不憂懼，我反而覺得無上的喜欣。
我將從這咯了出來的鮮血的持續中，重新得到了我的生命。

一九二六年九月二〇日。

死

我忽而想起了死。

死，自然不是一件什麼可怕的事體，大約當還是人們所意識地或無意識地走着的一條康莊大道吧。沒有死，先就無所謂生存；爲要證明其曾經生存，那便不能不有死。

陀思妥依夫斯奇曾經這樣的說着：「我對於命運的唯一的要求，便是我的苦難與死不要虛費了。」苦難且不論，至於死之濫費與否，則各自有其見解在，正因人而殊其觀，既不能強人以苟同，也無所用其客觀的批評的。

一人雖沒有任意生存的權利，但總有任意死掉的自由。

生命的源泉早已乾枯，我甚盼望死神之欣然來到！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，因為我將藉此知道我過去曾經生存。

我不以死爲可悲，我將對之起了無窮的讚美！

「啊，去罷！向那隔絕婆婆界的幽谷去罷！」

向那羣巖險峻泉水清冽仙草馨香的谷裏去罷！」

我的生命和死亡永在。

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。

新墳

荒原中沒有嬌豔的鮮花，也沒有鬱蔥的林木，只有幾株枯萎槎桲的老樹，指畫着長天一碧的晴空。這是我兒時的常臨之地，也是近數月來我所常到的地方，在這裏，一切都我兒時目覩的一樣，沒有什麼大的改變，祇有在那累累枯塚間，增加了一座新墳，裏面長眠着在的，便是我的新亡未久的妻愷子。

妻死的那天，我很瞭然，我此刻還記的很瞭然。我於悲痛之餘，不得不和我的老僕阿蕉同到這一帶的荒原來，來找尋葬妻的墓地。蕉走在前頭，我愴涼地跟在他的背後，

我們走過了不知多少的羊腸小道，找過了一處荒墳又一處荒墳，到後來，終於便在這傍坵臨水的叢塚間，勉強找到一所夾在兩位不會相識的古人中間的，僅可容葬一棺的隙地來了。

妻便是於當天傍晚擡到這裏埋葬的。

幼小時候之所以常到這裏來，多半是爲的放風箏，捉織子的這類嬉戲的事情；流浪以來，我已是好幾年不會到此了，這裏面雖長埋着不少恆河沙數的死者的一部份人，而我卻是對於這從不發生了什麼哀感，又誰知到了現在，竟會增助我因妻的死亡所興感的無涯之悲。

幼小時的那種天真綽綽的事情，現在想到，就彷彿如

在隔世似的，我的心，現在竟會變得這麼的淒涼，我之所以常到這裏來，也只爲深味悲涼的情味罷了。

妻的墓，說來很可憐。因爲家境的清貧，所以不但無力買受一塊比較體面一點的墓地，連那小小的墓碑，也還是於妻葬的半月之後才費了不少之力，以八塊錢的代價給一家石店定做下來的。爲了這件事，也不時的使我傷心。

我應該感謝我的老僕，雖然妻的墓看去是這般可憐，然而這工程，卻實在得了蕉不少的助力。蕉自從我父親死了之後，因爲家境的貧寒，已經停止了他的傭雇，而且他也有點衰老了，假如我不是這般的不幸，又何至使這可憐的老僕爲我受這番苦勞。爲了這件事，也不時的使我傷心。

數月以來，我好像飢之求食，渴之求飲似的，每當天色微明，從床上起來之後，除了天氣起了特別的變化而外，我總是獨自一人，跑到這離家不遠的荒原來，在妻的墓碑茫然的踱着。我每次看見了那塊小小的墓碑，碑上「亡妻愷子之墓」的六個大字，便不由的一陣心酸；有時候竟伏在妻的墓頭痛哭了起來，這雖很偶然，但也不爲偶然的。夢一般的舊日的追憶，悲哀和喜樂的事情，朦朧地在我的心中縈廻着，有時想到，就好像是一隻銳利的金針似的，刺痛我的心，也惟有於淒迷的痛哭之後，惻慘之情，反而有時因之平靜了。

昨

人們雖則有的來相勸勉我，但這些對於我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我是始終愛着曾經安慰我的寂寞的青春の妻，爲了妻の死而留下的空虛將永無可以填補，我是不能不跑往妻の墓前去的；而且我，我已經決定長此漂流去了，自今而後，我又那裏知道能否再見這新墳？！

曾

時序推移，雖僅只有數月間，而妻の墓上，在不久之前已經長着青青蔓草了。

新 墳

昨宵

扶醉歸來，秋空中掛着一弧淒涼的冷月。也不脫下了衣服，當走進自家寓所的時候，便昏然地往着床裏躺下了；然而又總是輾轉不能成眠。

因爲心境的悲涼，所以近邇以來之對於買醉的事，可以說是習以爲常的。每當月色花晨，或苦雨淒風之夜，輒不能忘記了酒，而且是有飲必醉，既醉之後，便和衣而睡，一切都付之渺茫。

然而昨宵，昨宵我反而於喝了幾杯濁酒之後，我不能睡，我的腦根簡直不給我以一刻的安寧。我於是又跑往離寓

不遠的一家小酒樓去。

喊上了一盤可以下酒的菜，我又喝盡了一壺容量頗大的酒精，我於是乎陶然——不，我已經沉沉醉了，一種生理的醉。我又歸來。

扶醉歸來，我沒有即跑回我的寓所。雖然我已經沉沉思睡，但我又好像迷戀着那半弧冷月的光。

我步着月光前行，蹣跚地，不覺夜之漸漸深沉了。

夜風吹落了我的柔髮，吹薄了我的羅衾，吹醒了我的睡魔，吹散了我的心胸。我蹣跚地前行，前行，冷月依舊籠明，夜是如此的淒其清冷。

在月影初斜的時分，我忽又跑到我的寓所來。也不脫下

了衣服，當走進自家寓所的時候，便昏然地往着床裏躺下了；然而又總是輾轉不能成眠。

夜靜更深，月暗燈昏，我依然伏在枕上，只靜聽着那週遭夜氣的寂寂，與乎階下秋蟲的哀吟。

昨宵，昨宵我便又是這般度過的。

一九二六年十月二二日於廣州。

宵 昨

夜哭

準備着長往天涯漂泊去的我，這一回的還鄉，本來是和我的初衷違背的。雖然故鄉是這麼的溫柔，故鄉是這麼的可愛，我還曾在這裏過着幸福的，甜美的生活，和我的心的愛的人兒；然而，歲序遷流，良時不再，一切，一切，現在經已成爲過眼的雲烟，空餘悲哀的殘痕了！

提起去年的夏天，在W城某大學念書的時候，我原是不打算回來的。這一方面固由於我是一貧苦的學生，應省下一筆往還的旅費；一方面也是想在暑期中讀我所愛讀的書。如果不是爲我那心愛的兒子，在產褥中盡我應盡的責任

，我是無論如何，不帶着一肩行李，幾本舊書，像流落的乞兒似的，回到家裏。

唉！天呀！誰料到我回來祇有八天，我的心愛的愷子竟棄我長逝呢！……

愷子的死，此刻想來，還足以使我傷心流淚！自從我和她結婚之後，不過半月有餘，我的清苦一生的父親，便不幸一病而死！那時候我雖才在城裏的一箇中學畢業，然而爲了養活我年邁的親娘，我便也不得不在我父親的喪期中，趁着偕一位族兄，離家到四十里外的S埠謀生去。

唉！又誰知道自此而後，我和愷子，便是這樣的會少離多，要見不能了！……

回想起來，這已是我到S埠的一年之後的事。那時候我

還是年少氣盛，以爲自己所缺乏的只是金錢，如果能得衆人的同意，把公家所有的一點遺產變賣，我便得往W城應考某免費的大學去。這樣的想着之後，經過了我的一番經營，幸而我當時的目的完全達到了。——其實，這又何曾是我之幸呢，現在想來，卻成爲我今生的絕大不幸了！

在W城中四年，中間回來的，就只有我嫡母死的那一次。那時候W城裏正刮着猛烈的秋風，長江兩岸的青青柳色，已經由萎黃而漸漸地搖落了。我獨自一人，坐在船上的二等艙裏，遙對着岸上蕭條的景物，不時聽到由寒風吹來的一片嘹唳之聲，我的心，不知道怎樣的，頓起了身世之感。

——唉唉，罷了！我既不能忘盡一切現實的哀愁，我年

來漂泊的結果，所得的又究有什麼造就，而我所寄居的這社會中，更有什麼不是在壓迫着我到這人世以外去的呢！

……

——自從我曉得一些的所謂世故以來，我眼看見我已死的父親，就如像是在沙漠中，負重行遠的駱駝！爲了家境清貧，妻孥之累，終於使他勞瘁一生而死了！而我呢，我是天下古今的第一箇庸人！我既不能附炎趨時，又不能吹牛拍馬，自從我父親死了之後，鄉里的人，就有些欺侮起我來了！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？——我只能怨我自己是庸人！天下古今的第一箇庸人！庸人之庸人！……

——數年以來，所最能了解我的心，時時安慰我，引導我向光明的路上去的，就只有我的兩位母親和愷子。現在

呢，我的嫡母又死了！死……死了！……

那時候不由的使我流下兩泓傷心之淚。

我帶着滿腔的悲懷，回到淒涼四壁的我的家裏時，千萬也沒有想到在那箇時期中，我和愷子，竟不幸而不知不覺地種下了冤孽的種子！我如果早則知道其如此，知道這是要使我心愛的愷子致死的，我又那有不寡慾清心，忍而爲此呢！

——愷子喲！我心愛的愷子！你這時候在天之靈，你當能知道我的心；然而我呵，無論如何，我是不能不永遠地對你懺悔的了！……

離家的遠別，在我原算不得什麼事情。我初次往W城去，我和愷子雖同樣的具着惜別的情懷，但總沒有這回的傷

感。我這次重將走上我的征程時，她老是默默無言，時時依戀着我。爲了這樣的緣故，遂不得不延長了我的行期。後來還是當一天的夜晚，我倆相對淒然的時候，她才含淚的對我說道：

——萍！你現在又將別我而去了！……一切我都能諒解你，只是我呵，媽媽現在又死了，這叫我如何是好呢……而且我，我委實有點駭怕，我，我的腹中，委實使我驚異哩……

唔唔，她流淚了！她不自禁地流淚了！我恨那時候沒有即跪在她的面前！在她的面前受罪！我是太於殘忍了！我爲什麼竟將把她美好的青春，送進爲母的責任之樊籠之中丟！我又爲什麼要抑下我那如狂濤一般的感情，不和她抱

頃對哭箇痛快，以眼淚洗滌我的罪過呢！呵，惡人！惡人！我其何以對我的愷子！……

就在這一晚上之後，我無日不陷於悲苦悔恨之中，倒是愷子時常壓住了自己的悲懷，含淚安慰着我。幾天之後，我因受她的督促，稍稍地把常態回復轉來，才又走上了海天漂泊的征程。

我這次重再跑到W城，仍舊過着孤苦的生活，於不知不覺間，似水流年，我虛擲了八月光陰，學校於是又開始放假了。

——唉唉，做父親去！做父親去！……

這在我確是極不願意的，在現社會制度底下的我這窮人，有何能力可以養育兒子呢！況又愷子的學業未成，一經

爲母，對於她的前程，將受何等惡劣的影響！還說什麼願意不願意，這可咀咒的極惡的事情！

假如沒有愷子之時使我掛懷，我是不會在這時候再跑回家裏來的。在未近假期之前，我的確從沒有發生回家的念頭；在考試完畢之後，我又幾曾不進退躊躇，猶豫莫決。我之立意回來，是當放假後的第二星期才決定的。可憐我還要拿我亡父所遺給我的一件半新不舊的外套，到當舖裏去抵得幾箇買路錢；總算才達到了我的目的呢！抵家的一日，正是盛夏六月的第一天。那時候我和愷子就只有八日之緣，八天之後，她便和我死生永別了！

愷子！愷子！你死了！你現在死已將滿一年了！這是我害你的！這是我害你的！但是你呀，你也太忍心了！

你爲什麼竟毫不留戀地捨下了我而死呢！……

——這雖然就是我的罪過，但我總不能不以爲你也未免太於忍心，當你臨死時，你竟連一句話也不留給我，可憐到我流淚問你的時候，而你已僅存垂死的一息了！然而你那時候之頻頻似欲有言，終於不知道爲什麼緣故而默然已歿，你的心，你的心，我可以知道你正具無窮之隱痛呀！我又那裏能夠說你的慘忍！……

——我和你雖說結婚了五年，然而我倆聚首的光陰，計算還不及半載，而我之所以天涯流浪，捨你而遠適異鄉，原也是爲求我倆將來的比較長遠的生存呀，我實千萬也沒有料想到你竟不幸難產而早死！……

——你死之後，母親不時爲我述說些事情；這是她時常

和淚對我說起的：她說，就在你死的廿幾天前，你在夢中，時時喚起了我的名字；她又說，後來每經她從夢中推醒你，詰問着你時，你每次又總是搖一搖頭，便自不言沉默了下去。她說，你那時候之念我之情，就好像是知道我倆將於不久之後永別似的；她又說，她是很知道你的，在我還未抵家前的十幾天，也就是我非常苦悶的一些日子。唉，愷子！你又可知到我每聽到我母親的這一席之談，我和她總不免相對歔歔，有時候竟至於痛哭不能自己呢！

——在家的三月，原只爲料理你的喪葬的事情，其實，自你死了之後，我早就決計飄流，以度此悲苦的餘生，不想再回家裏了！這所以在你的喪期剛滿的一日，我即忽遽而遠行，一刻也不想再停留在我的故鄉，到離家千數百里

外的C城去！但是現在呢，現在我又要拖着這因年來拚命飲酒，拚命吸煙的結果弄壞了的我這殘病之軀回來，我究竟爲的什麼，我究竟爲的什麼呀！

——
唉唉，慳子……

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夜二鼓。

哭 花

願

在深夜裏我一箇人在摸索着前行，
沒有至親，沒有朋友，也沒有隨伴的人；
眼前祇有森森的黑影和魑魅的冷眼，
陰沉的苦惱繚繞着我的終身！

我始終是聽不到有同情的應聲，
在我過去的生命中祇有偃蹇，漂泊，孤零……
無端的禍水偏的又來和我親近，
橫遭了無窮的慘痛，創傷了我的衷心！

創痛的心雖還像着了火的枯原一樣地燒燃，
我也何曾不想用牠去把人世燒成一片灰燼；
可是我終於如像一隻負罪的羔羊，
只有不斷地在深夜裏，在深夜裏淚落心傷！

酸辛的清淚已沒往昔一樣的淪漣，
悲寂的心靈也不復如過去一般的搖震；
我只有在等候着，等候着死神的來臨，
永導我，永導我出這痛苦的波心！

我不能再安於這黝黑的夜間，

這兒裏正陳托着爲我餞別的盛筵；
光明之神喲！我已不能在這兒期待，
我願長離這茫茫的深夜，永辭人世以徜徉！

願

簪

昨

無題

綠窗夜靜人相對，
情脈脈，意惶惶；
還記得無語相看淚眼，
當年幽恨何長！

午夜自思量，
依舊是餘情繾綣；
當時往事，無限追憶，
祇令我此際淒涼！

這詩在我現在已經忘記是在妻死之後的什麼時候寫的了；然而，當時情緒，卻還是和我這眼前相同。

今晚上我因為於無聊中翻起我過去所寫的一些舊稿，於無意間我又看見了這詩，我於是惘然有懷，又想提起筆來舒發我心中的悲涼情緒了。

妻和我的結婚并不由兩人的戀愛進步而來；而且，妻和我的結合僅祇是這麼短短的幾年她便死了，在這幾年中，我又飄流在外，在家日淺——統計還不及半年，當然不能說有什麼戀愛。然而，可憐的我，雖然活着了二十二年，到現在也還是不曾知道戀愛的滋味的。我還記得，當負笈北行，美其名爲受高等教育的時候，同學們每於課餘談及

戀愛，而我總是默默地站在一邊，聽着他們的縱橫馳騁的議論，未敢妄發一言。

因為妻很多情，也很能夠體諒我；她雖出自豪家，久安逸樂，但也不以我之貧苦為嫌，我和她之所以能夠漸漸地感到夫婦的深情，除了上述的不曾知道何者為戀愛的原因而外，大約也就是因為如此的緣故吧。

僅祇活到了二十二歲便長辭人世的妻，她和我雖同做了舊式婚姻制度下的犧牲者，但我倆是不會因之減少夫婦間的幸福的。我倆都希望能夠長久的活着。然而，不幸生的慾求，和現社會不如意的生活掙扎的結果，終不能不令我倆感到絕望的悲哀！當我每次流落歸來的時候，我和妻總不免於無人處相對暗泣的。又孰知不幸連這悲涼的情境，

終於又成陳迹了！……

感念及此，情何以堪！

今者妻死到現在已經年餘，而我又依舊窮愁若是，雖欲於苦中得樂，更不可得，我的絕望之哀，又何能不因之而益感深切呢！因成是篇，綴於舊作短章之後，以充我意之所未盡，也聊以誌我心之悲而已。

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。

歸途

年來飄泊都無定，
強半依人作嫁妻；
今日淒涼何處去，
西風孤雁又南歸。

夜宿蓬村作。

久別不見的故家，在天明的時分我使得和牠相見了。
故家，故家和我相別轉瞬又過了年餘，在這年餘中，我
箇人方面的遭遇，假如我還能夠說了出來，那就不算其

爲淒涼了。然而很爲難，我委實不知道怎樣說起！

去年夏初，我從故鄉跑往南邊的一箇商港，寄人籬下，奔走於富兒之門，因爲天生一副孤陋的性情，落落而無所與合，未及半年，我又不得不離南北上，到外國資本家威權底下的上海市去，在上海市中飄流了半載有餘，到了現在，我又不得不兩袖清風的跑回窮居的老巢來，這樣一想，又何能不令我惻然以悲！

說起這次的南旋，幷沒有想跑回我的家裏；我本來是應了朋友之召，預往C城去的。初不料船抵S埠的時候，我的朋友T君已於先二日離開C城——據S埠的一位可靠的的朋友告訴我，他已於先二日離開C城，因不滿意人之所爲而離開C城了！知交已去，我將誰從？！想不歸家，則我現

在又已到了不得不歸家的窮途絕境！這樣一想，又何能不令我感受無限的淒涼！

然而，今日歸來，究又有誰能夠知道我心中的苦痛呢？！

「摧殘不是當時貌，

流落空餘舊日貧！」

我想故家，故家和我天明相見的時候，也當不免於笑我之碌碌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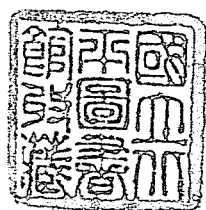
晨雞在唱，天猶未明。我是不能不於這時候走上我的歸途的。現在我也不能再說什麼了！在這裏，我請借用瑞典詩人赫騰斯頓 (Verner von Heidenstam) 的兩句詩，作為這篇的完結——

冷冰冰的黑影兒憧憧地聚在我的四邊。

送

歸

最難行的路還是要走的。



848

版出局書東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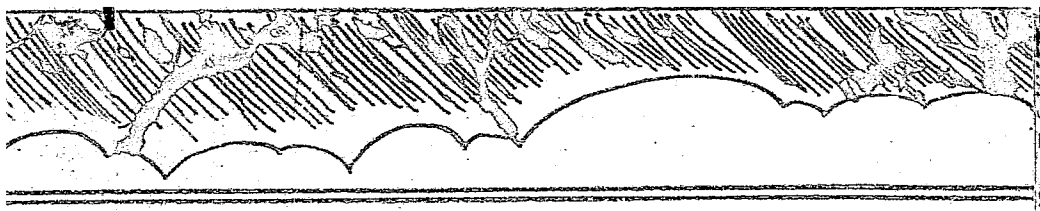
△彭家煌作

全一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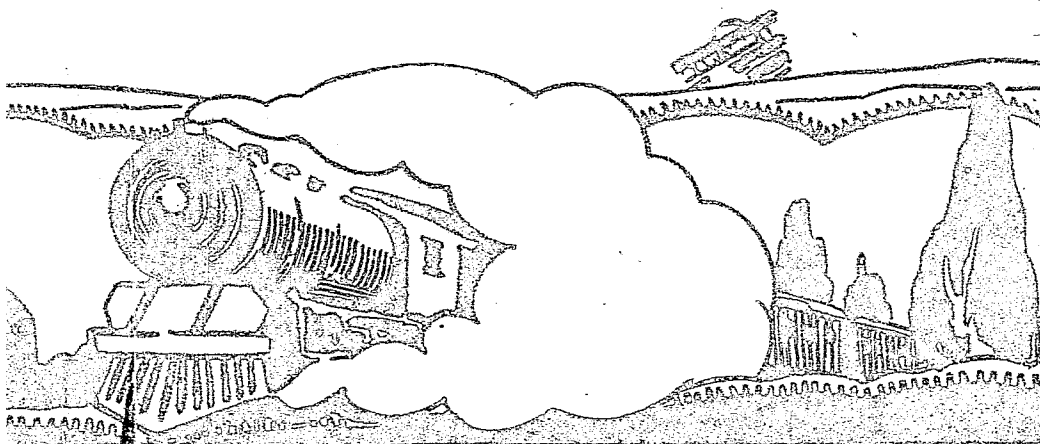
實價大洋五角

平淡的事

這是彭先生最得意的
著作。用輕靈的筆墨，
透視的眼光，寫各種有
意味平淡的事。但是
事雖平淡，却最耐人咀
嚼，社會上種種醜態和
原因，都從筆底躍
出來，都映着人類的罪
惡，尤覺得我們周旋在
這個社會裏面，大不易
過。平淡的事？也就是不
平淡的事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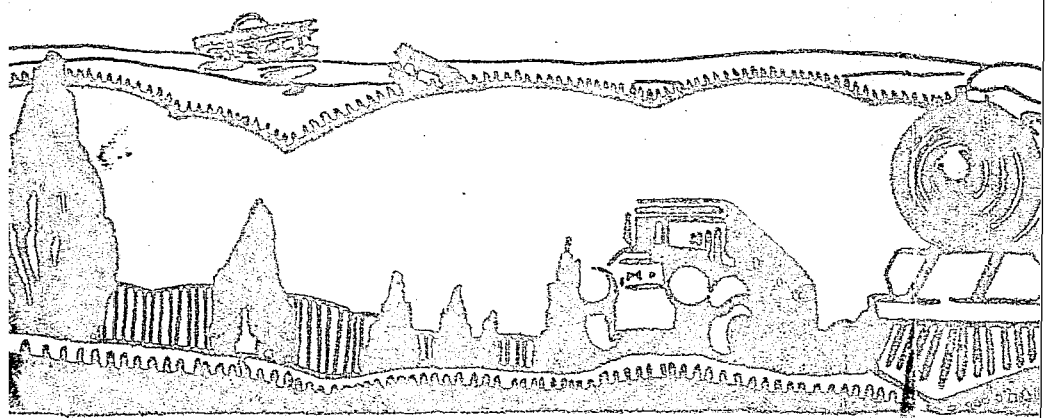


225
大东





4



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再版

昨宵 (全一冊)

△(實價大洋二角五分)

(外埠酌加郵費隨費)

不准翻印

作者 枯
發行所 大東書局
印刷所 大東書局
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

分發行所

漢口 遼寧 徐州
廣州 長沙 汕頭
北平 梧州 哈爾濱
大東書局



8
3